

溫黃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後漢書  
五十五之六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

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

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

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

封和帝即位召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

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

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

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也立二十六年薨

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相帝弟蠡吾侯悝

為勃海王奉鴻祀悝字也

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瘠陶王

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射

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

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及古別

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怨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珮音中黃門董璆音馬並任使通剽輕數與惺交通別疾也王甫司

察曰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珮送北寺獄北

徵名屬黃門署則書使尚書令廉忠誣奏珮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追責

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恣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真郡也曰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貞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曰文帝時

功則壯文揚曰恭孝稱於郡閭不應州郡之命揚姑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悉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

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曰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北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伯侯也音外政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免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曰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衛石碏殺其子伋齊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其壽大義滅親此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祚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已肇為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

傳讀日附

乃載送其室三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暴室署名土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

在洛陽城北也

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旨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與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

常其議私事後慶居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請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

前書外戚傳也

懼左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

謝文帝誅海陽武帝誅竇嬰故事

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傳曰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

謂其音義也中傳官名也

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已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分半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已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

恭懷梁后和帝母名貴人

常泣向左

右言為沒齒之恨

沒齒齒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

皆為郎十五年有司言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夢

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仁亮反東觀記須留作須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駙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旨訢減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已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

事百官公復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而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曰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漢書孤特也益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忘慢之罪焉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禍以細語為之即今之小兒禍也

音必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

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犍為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人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嘗傳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于京師慶亦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卑薄音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

目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張彝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驚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寵即千乘王延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祥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文皇帝時號高皇帝生廣太子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

左傳齊宣王曰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姓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丞兵車

周徯比章陵山名在河南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書八義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

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湖北揚四子皆為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

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

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相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佳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開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呂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呂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

京師恩寵為密有司請遣詣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

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

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

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

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

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益音北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

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

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

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

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流為善也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賈渴也類也言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虧竭長賜與之以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百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

懷王勝勝和帝子祀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黨明帝子也祀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時不為禮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八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兩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囚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八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宗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為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成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儀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

大逆心神諭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相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

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畱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呂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呂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呂太牢常呂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呂為崇德侯

廣宗殤王萬歲呂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呂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相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金廣宗王萬歲城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謂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

張王種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著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

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

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彭城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巨詳當見從詳當也時

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相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

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

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矣史行馳道中恐為太子

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誦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所言宮中有毒氣遂刺蠱太子宮得桐木人騎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斬之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難追前失悔之何逮建及也太子死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

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未見保傳九德之義九德言上德而下德也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昭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昭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排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社口塞諫爭之源非所宜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前書晉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曰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掾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今愆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

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已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

陛下少霽聖恩割損左右已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

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徇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減罪者

馬上之墨後已下便後其有清勳忠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綱以北海太守候之之辭遂奏曰

大將軍莫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已芻蕘之資居阿

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

晉曰吳為封豕長蛇為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臣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曰陽謂蓋書御京師震竦竦進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曰綱為廣陵太守因欲臣事中之前遣

郡守李多求其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

非我也今主上仁聖欲臣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臣爵祿相榮不

願曰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疇相視也田疇並呼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

可勝數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  
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  
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務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緣  
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  
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  
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雷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跡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  
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已賢見引不宜退已非禮龔改容謝曰  
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闓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巨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  
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  
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  
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  
深淺何如至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獨  
見不為苟得但已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承天象極各符丞相王嘉有非謂王封詔獄主簿織微感繫輒引分決是已舊  
曰將相不封理諫竟相帥以馮後有惡美且引去也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諫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御史大夫從方進有罪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已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益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

郎中丞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輪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生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史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為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曰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獻其所能何有能即獻功必有功功多貴厚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曰不為為難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

而不能不為之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且力不能足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王曰不能也

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其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

者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初以及人之初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枝者令之披掌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食邑於柳下論曰惠臧文仲

下長壽廣其嗣後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位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咸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

相備九長交相薦之然則立德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

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商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尊言之柱下無朱

文之軫也神山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宋文書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論集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末無朱文之軫也

暢字叔茂少曰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主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謂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謂記曰介冑之上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數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曰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夫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喜音

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

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縷繁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縵繁自傷悲泣隨父至長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枯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已

聞遠巨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收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何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年前廟在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已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為大帥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

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侯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人界見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敵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已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衣奢不偕上儉不逼下禮記

循道行禮其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餓死是末操也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平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

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

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無菜飯而按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葵及于利乎

死囑其子曰我社汝貧困見復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其子貧負薪蓬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

儉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貧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平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

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曰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曰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粲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車騎嶺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剗履迎之既至年勿容狀知小一座盡驚也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知也夫而後為丞相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請道趨碑人問聊能關記乎因使片而誦之一字不欠觀人固基象為階之基者不信以肥蓋之重以官局為之不誤一首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嵩悉已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謀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自歆

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潛迺洛

陽吏邪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復趙嵩自己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案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言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菘邛

楚諸國音訓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巨獻采冀音或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高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

自稱天王音或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遠高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高承曰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其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梁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後

梁州羌動巨高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請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高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高與相揖謝千里不復見也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高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高為度遼將軍高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高乃

去降虜除後望音或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惟是名臣楊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高卒舉國傷情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高輒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神岱淳和達理就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繫相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乘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昭公五年城濮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救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謂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各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巨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

并州牧董卓至涇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

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警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曰兵脅劭劭

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久

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

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

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

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觀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

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長平觀下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父虜廣漢太守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縣也時魏郡

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球也督

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

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

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郢州鄉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

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涇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

木為弓羽不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

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廣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相帝陵園所省巨萬曰

上遷南陽太守曰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

家復拜廷尉喜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反為中常侍曹節所矯詔殺武竇遂太后為宦首責怨竇氏遂曰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

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也豈宜曰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曰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附於先死者之側也

之如妾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

扶輿而起擲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

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曰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曰盛德良家母臨天下

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延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駭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汗染段顯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延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

宿昔之願公卿口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

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

曰為竇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

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

請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

聖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棄不可已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則易曰

且授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為

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

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

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

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曰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

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

和帝母也曰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

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

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

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郤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巨球謀告節節因共白  
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和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薛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瑀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刺令去官舉茂才濟北和珪下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二十  
九卒後許元與瑀備並在荆州後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犯曰棟元龍淮海之士榮氣不除備問  
形曰君言蒙字有事邪元曰昔豐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林樹使客問  
下林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扶世之意及永漢元年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昭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巨直為肯肯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和公自微臨官巨威陳球專議相思同  
歸

及古

陳列傳第四十六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後漢書卷之六

杜樂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

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

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

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召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呂縑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呂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

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

中酒家係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酒廣雅云係使也言為人備力係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呂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此猶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

好道順帝世召宦者

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

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召

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召獎進

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習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

幹吏一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召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

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費產召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

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朝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

樂巴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黃艾鬼為百姓書巴到皆不知所在

作聲郡中常患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闕後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

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各言正旦

大夫火會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而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  
臨寢對中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遷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言其黨復謫丞召太守言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言忘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相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曰爲生天地非人無曰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又惟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

天降衆異昌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

樂藏於鳴條之野樹華兵車也詩曰檀車耳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



春圃鹿子曰鹿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並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窶之魂

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謂魯司

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

授趙高呂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嫪毐謀殺相多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

說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周宣用申

甫武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

甫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曰周宣

甫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曰周宣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身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言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多承庶人子來

皆舉合時宜勅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言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賦公使人止口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謂焉祖朝曰肉食者一

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得無肝膽塗也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強國

計乎蓋臣為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計乎蓋臣為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敵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呂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兩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

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巨休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呂買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曰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戒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曰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錮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辨刻也音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吾君甚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堯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備天下還後五親瞰三光之文耀視

亡是一失也事君驕者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山河之分流二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譴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鄰女泣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曰

追悟匹婦吟暮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適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見白駒之意

慘者婦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前繁之維以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也伏念當今地廣而

不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也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

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陳涉起

斬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絙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熾不得置一足焉絙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

呂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也下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已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已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遊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已後效使各結所厚少

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言神已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

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

名上疏言之曰聖王已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

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已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已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

冗散拜侍中已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官

錢直千萬時拜職名嘗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官錢也陶既清貧而恥巨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微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  
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  
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  
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  
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洸中義從胡北官伯王等並遣關東破膽四方動  
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用軍陳平左中騎將軍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水  
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自走還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中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言為國安則

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

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言威恩自此言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

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

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

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臣三仁為輩論語

有三仁者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耀論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

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滄王耽亦言非罪與陶俱死耽言

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言舉刺史二千石謫言謂

風謹善法而 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

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因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劭濟由是

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相

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

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

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其賜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

則地動搖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暵曰比年災

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

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而虞田許氏不可今此人居太尉

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

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而虐流天下今臣罪行誅猶召家

臣謚殺之耳而狼封謀臣萬戶臣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孔子曰言臣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之謠言也鄭玄注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不經御省尺一之被制詔是帝欲不言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中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

禁忌干上逆青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廷尉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幸今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誦上

矣比平以死諫封封怒曰吾聞聖人心有故敢觸龍鱗冒昧韓子曰夫龍之為

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曰為大不蟲也可狎而馴也

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韓子曰夫龍之為

儒杜眾鄉中小吏出於狂憊不足加罪韓子曰夫龍之為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童門可韓子曰夫龍之為

州刺史買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韓子曰夫龍之為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韓子曰夫龍之為

聞之者足曰自戒韓子曰夫龍之為

摩上曰術沽成名哉韓子曰夫龍之為

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韓子曰夫龍之為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曰

年太尉楊秉與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謝承書曰

鄙陋得旨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謝承書曰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謝承書曰

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謝承書曰

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謝承書曰

且曰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謝承書曰

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

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侯上法四七也

今申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注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命疾陽陰熱疾風淫命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上謂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詩小雅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

怨曠作歌仲

尼所錄

謂仲尼也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殺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胥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譏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雷雨列女傳曰齊人柳嫫母其妻

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入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擗

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聚大眾也

促旨嚴刑威旨正法民無罪

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

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

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

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旨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也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罰七臣旨廣諫道

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兩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

開至東序騰賦也以今秋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聖入方則祥風至

臣惶惶推情言不足採懼旨觸忤征營懼悸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議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曰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敢不投書而仰歎自曰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曰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譚尚書張敞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曰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古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方正也為

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

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曰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

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勝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曰

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也伏惟皇太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

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靈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曰

見天下文帝世淮南王長於尚表益曰淮南王為人剛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摧折之臣恐其全壽也見天下淮南王為人剛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宮門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

后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

恩前世已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

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已相帝為父豈得不已

后為母哉授神拜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革蜂

起日非孝道何已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

母之念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尚書舜典曰蒸蒸又格格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進也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

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

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

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詩國風曰如可贖人百其身

皆素餐致寇之人

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

除

許謂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高曰如有一介

人曲偷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

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

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

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

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

為東郡太守忿疾於紹遂言他罪收

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

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

梁不損陵慊慊樂

尚書曰朕復子明仲孔安國注云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

杜諷辭曰與黃寇方熾子奇有

忤宦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

謀允臧瑜亦協志弼

樂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西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虞傳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字升卿

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鄆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

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

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 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于 弟必有典者

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

縣舉順孫國相可之欲官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

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胡反亂殘破并大將軍鄧騭言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

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旨相補猶有所完

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謂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曰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諺何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秦時鄒白起曰三輔漢與秦公孫賓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郡趙充國狄道辛武觀其習兵壯

勇實過餘州今元胡所已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曰涼州

在後故也其士人所已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賊從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

捲而東席卷言無心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

者喻曰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

修曰吾意不如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討當安出謂曰今涼

土擾動人情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

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敬守令長子弟皆

除為冗官冗散也外曰勸厲答其功勤內曰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

子弟為郎曰安慰之鄧騭兄弟曰謂異其議因此不平欲曰吏法

中傷謂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

禁乃曰謂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謂曰得朝歌何衰謂笑曰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巨別利器乎始到謁河

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謂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曰謂壽之知其無能為也壽當作

朝歌者韓魏之韓魏上當魏界河內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

見安而青冀之人紀也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

下右臂右臂喻此要便也不愛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愛也

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閱而已聞及到官設令三科巨募求壯士自

掾史巨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

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詔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巨付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巨采經縫其袪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

是駭散咸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巨詔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

嶠谷詔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

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涇行三日大喜曰我因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虞前書王吉上疏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

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

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巨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

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

賊營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郭門入

寶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

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

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

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巨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下救反僦亦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沮及下辭沮及下辭沮及下辭沮及下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海東三十餘里有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輻溢及  
秋霖壞敗營郭訥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  
巨人傲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緩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

於前續漢書曰詔始到設石千餘石八千見戶能三千視事三歲未  
石八十餘石四百餘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

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

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  
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于下曰刑罰者人之禦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達百姓怨窮巨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巨尸諫耳韓詩外傳  
曰昔者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強于我亦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續我於室是矣衛君聞其故子以父言聞乃方立喜遠伯玉而  
去之燭子恨而退之徒續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書曰敦字時中  
父事京兆人也

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巨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  
所誣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詔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

曰寧伏歐刀巨示遠近勢勇人  
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巨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做江京等廢  
為濟陰王程等謀之時也常

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巨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  
南有客星曰羽林也宜急救防送獄巨塞

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東箱  
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救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阿母求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

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

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呂聚斂詔上疏曰元

年呂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呂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

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呂走卒錢

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人百石

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

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府任縣南也積六

七歲不省主簿

不見省臣豈

劾言大道詭

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

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

仕之過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呂厭天下之望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謂呂數呂此忤權威遂九

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呂公

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劫賊數百人劫何能不有冤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劫獲罪於天劫蓋有俊才官至上

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字幼起慕

字焉家語子貢對論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不可為也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

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無出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八州之人莫不甲此六州北皆燬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

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閭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

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甬益深耳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

於三夫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

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誅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

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怒及破

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燮軍斬賊三帥十已靈帝猶識燮言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曰為安定都尉曰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曰為宜

識記也音志

為子伍遷之陰密行由咸陽西門一里至杜郵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縣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漢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圍於下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

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

前書韓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

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

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袂也士勁甲堅因曰爲亂

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力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

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

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巨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廷致殷

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

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私嘗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巨不得謂

作出爲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

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  
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  
士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  
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  
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  
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延  
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大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變恩其  
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已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變北地人故先佩恩德欲令棄郡  
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巨濟天下言  
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

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曰前志有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亦所若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幹哽咽不能復言左

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

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

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家世二千石續漢書

父逢漢陽太守胤父彪大司農謝承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呂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

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

鵠曰夫繼食鷹鸞欲其驚鵠解詰曰鸞鳴也食音嗣驚而亨之將何用哉

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鵠破賊

史左昌因軍典斷盜數千萬勳謂為曰吾以子罪在八獄故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

拒賊鋒天小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

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遂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

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使蘇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干之仍令寵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

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昌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

早從君言呂兵臨我庶可自改今重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呂扶風宋臬代之續漢書臬臬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

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

梓故之變公之齊弟莊公子開立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

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曰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為魚麗之陳歷百離左傳曰王以諸侯

為魚麗之陳先備後伍伍承彌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變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說死別種也

素為勲

所厚乃巨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

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

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

表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

謂勲

先出家糧巨率

眾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

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

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巨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

樂觀多出中藏財物巨餌士何如

中藏謂內藏也

勲曰臣聞先王隆德不觀

兵

謂不觀其章也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祗黷武耳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為果果毅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表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

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變倖然後徵拔英俊

巨與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

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

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倚執貪

放勲案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巨事聞并連黨

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

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

勲曰選賢

所巨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

詔問之

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聚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

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廣德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成陽都

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帝以手詔問之

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巨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巨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

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巨討卓會嵩亦被徵勲巨眾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巨下莫不與下於卓唯勲長揖

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

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巨雄職乃

巨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股

也謂傅說曰朕心沃沃說復于上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

耳勲曰不聞怒言可巨為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

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

容表賜東園祕器賜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父曼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曼

漢良吏也劉牧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

三十二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操澤山川草木鳥獸異

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書地形逢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

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二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

為越王攻破城邑眾巨萬數拜曼揚州刺史曼率丹陽太守陳寅

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

獲招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曼為使何奴中郎將洪年十五巨父功

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者拜為郎洪以年幼不後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

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舉

孝廉補卽丘長卽丘縣屬鄆郡國故城在今沂州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

弟並據大郡謂趙為廣陵兄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

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

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

劉岱岱字豫州刺史孔仙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

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秉費縱害禍加至尊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字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劉牧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渝此盟明神靈之儔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表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眾和欲與諸

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

史祭禱羣神巫女巫也史記史也祭禱羣神用幣以饗風雨霜雪又恐賊乘凍而過

命多作陷水大巨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

復安任事二年表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

或曰表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呂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

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呂書警洪示其禍福責呂恩義獻帝春秋曰

八條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趨舍異

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此類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呂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闢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呂捐棄翰

墨一無所酬亦冀逢村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

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木之志川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

與程子相過於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

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

擗提也音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呂輔佐主人無言為悔主人

相接遇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呂忍悲

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

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英王餘昧卒欲

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

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

記云表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使與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無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鈇掠都患之布

道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詣以送布止於帳側布為使人於帳中數擊紹兵卧亡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呂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曰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曰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緝曰君子違不適仇國社稷注曰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曰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曰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切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刺

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齊桓遂魯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

之資曰為一年之資臣困補之曰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

宋景室反荆楚者謂曰景室於宋人其田曰無遺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

旅力作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為飛矢所中且其名其粟口必以燕為帥而先舉水燕故煇姓張燕也孫瓚字張揚飛燕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主人當鑿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

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曰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彭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表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表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

諸軍無事空與此禍禍言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表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餽粥杜預注左傳曰唯糜也音之區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

稍為餽粥杜預注左傳曰唯糜也音之區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

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

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噴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首光多殺忠良呂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雷為兒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

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

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

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

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遂城已陷皆赴敵死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

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旨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表方穆洪徒指

外敵之衡旨糾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

加於已下得已而起皆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皆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地貨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於其人舉欲見感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行荆則未聞也哭而哭日夜不絕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呂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閭事見左傳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又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詔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得減蓋列傳第四十八

西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

張衡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鄂州何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為著姓祖

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

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

巨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巨諷諫精思傳會

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

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

經相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經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

統而用之則萬類主政人事法也故玄者天也經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

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篇每篇中下加禹貢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

損益以三十五畫得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

乎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所曰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

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典崔瑗書之文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考驗天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徒尋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輿尋緒本先定準之正渾天實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網

絡天地而算之因也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曰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者其心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誠和純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尚余金應一以時有遇否其命難求因緣以壽余誠焉故名之應問云有問余者

曰余聞則豈自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

學人者也朝有所問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所昭之信信式昭德音也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非克儼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咎單巫咸寔守王家咎單

申伯奭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奭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也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歎且學非曰要利而富貴萃之貴

曰行令富曰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曰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曰文美實由華典器賴彫飾為好人曰興服為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已博統無堅不鑽曰恩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

全進道若退然行亦曰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表道若退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必也學非所

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說思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枝邪揭寒衣也言反詩都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屬由膝以

下為揚言遭時制宜遇深木則腐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參音  
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長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綽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參音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銛利也請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  
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列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

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  
不暇又曰不索何獲吾

之欲求曷若卑體屈已美言自相勉美言以市也嗚于喬木乃金聲而玉

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  
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婢

恨不乘旨意誰靳也吝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

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

不博方音曰凡物盛而多齊宋  
之謂之豐音和果反是故執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

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  
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借  
也沽身旨微幸固貪夫

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鼎危  
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孟子曰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檀而往何哉魯吳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杜詩

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成人不得其招於心有猜待  
尚不仕如何君子不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  
可枉尺就小而以要利也

則簞飧饌饋猶不屑餐旌督目之猜嫌也簞食器也饋首孫詩云有蒙簞飧饋仕  
卷反饋補故及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  
雍齊餒人也一作爰情曰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情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無丘父之盜曰丘  
見而下盡食以備之爰情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曰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情目曰豈汝非  
盜邪爰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  
地而臥之不出咯咯而死之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曰

之孟子陳臻問曰則曰於齊土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之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取貨乎  
金一百百鎰也二十兩為鎰賸送行者謂贈也也

士或解初褐而襲黼黼或委之申築而據文軒者度德  
也

拜爵量績受祿也解初褐謂寬衣也委  
甲築謂傳說也初音常主  
反方言曰自褐而西  
兩襜褕短者謂之褐也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  
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朦臆朦言  
木昭也黃帝

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收以理人順  
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勿羅日月星辰春秋

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氣氏之道故  
惟濟陰陽之事統文志矣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

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項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

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文曰不禱之哀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項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人各有能因執受任為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

鄭子曰少皞為師而為名風焉氏察正也玄鳥氏四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黃鳥氏司啓也丹鳥氏

司閉也又言無事則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及器為玄黃四叔分書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十刻書四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滯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

之長龍能明能下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龍亂也滯日骨公且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止也道行言道符申也仲尼不遇故論

六經曰侯來辟辟君也公子傳曰孔子制春秋以後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

不齊如何可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綏旒人無所

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曰麗麗然燭武縣武鄭大夫也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

而由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鄭伯使觸武夜絕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車秦為橫蘇秦說

惟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諸戶者高祖踞

洗已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諸縣令兩女當此之會

乃龜鳴而鼈應也喻有相感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

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曰夫女

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義曰諫諍也與謀通司馬遷字子

冀州之野應龍蓄水龍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

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首也木反聲或作瘴暑

至而鵲火棲寒冰洩而電龍蟄息也禮記月命曰季夏土潤溽暑鵲火午之宿

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鵲火退於

西道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也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矣冀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

有立功其大自立言杜預注云立德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賦文仲于之言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

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百揆之易繫辭曰道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

也契猶刻也魯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

因釋耕于株蕪復得免為宋國笑也冒愧送願必無仁己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

踐事此故放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

捷徑邪至我不忍己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己歛肩捷疾也歛斂也音

賈發目所待俗之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邱否有須者也前其言范成弓矛之

情也亦為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邱否有須者也兵器不斥利言義曰

以道不求姑亦奉順敦篤守己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也姑且也休人

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憚猶憚也易曰不見是而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

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以為師或以為將魏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與世殊技固狐是

求技巧也言技木子憂朱汴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為

扁也扁音技於及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汴曼房龍旒無

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汴音自反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靈龜附鴟悲

爾先笑而後號也暈暇發也音胡嬌反周易旅斐豹言斲督燔書禮至巨

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覆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入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

蓋約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掖之禮至自為銘曰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于城外也衛集約

字作絃高巨牛餽退敵墨翟巨繁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絃高

君聞吾子將出於敵邑故猶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誠滑而髮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楛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攻 貫高曰端辭顯義蘇武曰禿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禿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故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臥起節 蒲且曰飛矰逞巧詹何曰沈鉤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矰毛盡落並見前書

譽王豹曰清謳流聲 交爾局也基即所挑之子秋名也 僕進不能 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目不可庶況其哉故言不能

既頽惜八索之不理 庶前訓之可鑽 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柱柱下為工應劭曰且韞櫝曰待價踵

顏氏曰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夫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慊 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子墨子曰晉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吾言晉反 陽

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曰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 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

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蟾蜍蝦蟆也蟾音時占反蝮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制 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 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曰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 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昌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 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前漢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今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倥偬曰弄反倥音丁弄反倥音左傳曰晉侯在

阻艱難而當之矣人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之精誠益知之矣



覲之言前書曰齊桓公明者視或降之在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

孟之徒旨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

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為子孟嘗國魯人也昭帝時以明經

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師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以諸子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堯死而春秋識

云其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曰為蚩尤敗然後

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衡集云班與墨翟皆漢人子思時出仲尼後也又言別有盜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武帝始置益州其名

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給必虛偽之徒旨要世取資仕者侍中賈逵摘

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

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統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首附

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入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

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懸甲開

禹遊於東海得玉珎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日照自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

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曰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謂此皆欺世罔俗曰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

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

稱識豈猶畫正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偽不

窮也易鬼魅最易狗馬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其目之衡乃詭對而出

關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為吉凶倚伏幽

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曰宜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

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

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甲仁為美宅不義不處仁焉得如里宅皆居也潛服膺曰永

既兮縣日月而不衰說文曰膺胸也禮記曰服膺來來而不怠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

也楚辭曰苟中精其好修兮疎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疎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

志團圓曰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圓垂

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曰江離案編音租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

美襞積曰酷衣兮允塵邈而難虧江離即芳蘭也楚辭曰屈江離與薜芷今初秋蘭以為佩皆取其芳以象德也

雙兮非是時之倏珍倏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倏好也奮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音也皇服也舍廢也幸二

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及八

何孤行之莞莞兮子不羣而介立八元八愷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惆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也持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啓金滕而乃信日周公也疏謂也信言也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譖言云公



注云星澤中流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

翳而哀鳴警視也音昔列鵬鶚競於會鵬鶚為鳥也焚兮我修絜以喻潔也曰蒞榮以喻榮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子謂衡也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下得歸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樂之言子

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傲裝也元

也傲裝也元曰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

也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翺鳥舉而魚

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八方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上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稟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女子曰望游之東有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曰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

飲之令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出所也喻青

空之玉醴兮餐沆瀣巨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曰丘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山游經曰崑崙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

禹於稽山賜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禹集羣神之

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禹國國語仲尼曰昔禹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僭處彼湘

流目

託山陂曰孤魂

愁蔚蔚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新山之曲也黎嶺頂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大正葬於衡山地也

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

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

州曰白土西北桂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

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也東揚芒爍而

絳天兮水滋沄而涌濤沄沄音光也字林曰灑飛火也音公通反溫風翕其增

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勝曰北戶之外南至委顛羈

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

欲往乎西嬉金天氏四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巨承旗纏繫也

反朱鳥鳳也是辭曰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

鳳皇其承旗也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章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髮維焉楚超軒轅於西海兮跨

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巨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

龍魚在其北一曰蠃魚有神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

遂徂九十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

故就新若蟬蛻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蹴白門而東馳兮之公日行乎中野

禮記云蹴行遠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西方曰東極之山曰白門

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昏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靈囀音神渚反亂弱水之

漚漚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

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虛靜之使無波濤也權輿也淮南子曰龍舟馳首浮吹以虞于北也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相侔而延佇帝軒黃帝也結集於湖在今湖城縣西河華相近咽河林之

萋萋兮倬關雎之戒女咽音許史反纏雅曰咽息也萋萋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

女君子好仇齋觀河雉而思之也黃靈詹而訪命兮謇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神也前雅曰曰

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也神送昧其難覆兮時克

謨而從諸遠道也難雅曰遠密也半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昆凡也

况况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兒也龍令瘞而引世

靈壽也也傳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土至成都見蜀王  
杜宇杜宇字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龍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帝去帝號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斲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  
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實靈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靈者必置我趙伍中官者忘之  
誤置代伍中姬弟泣不欲往相靈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實靈生景帝後景帝生十四子  
後至光武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聘以與金一萬斤遣劉淑奉乘輿  
中興也 尉危魯而郎潛兮逮三葉  
法駕埋后下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謀后自殺  
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幽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危魯而郎潛兮逮三葉  
而邁武 尉謂都尉尉謂也危魯魯色也邁邁也漢武故事曰上王郎著見一老郎著有皓白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 董弱冠而司察公設王隧而弗處 董  
二葉不邁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察公設王隧而弗處 董  
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一 哀 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家至尊無以  
加及帝崩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討驪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

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巨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  
蓋曰穆牛謂豎牛豹之上也幽閉也天大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之遇婦人而私焉至  
齊齊人厭已弗勝頓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遂營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  
吾而見之則所愛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  
亂其至曰夫子疾不飲口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文斷然而忘伯兮閣謁賊

而寧后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于蒲城公論垣勃襲其袿及公入國垣勃黃其謀  
作亂伯楚知少以告公公會蔡伯于手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城從邑鄰伯也 勃襲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公等聞於好惡 謂初悅豎牛後以饑死始怨勃後終能生也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豎牛豈能分之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多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 是發內也 或犖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華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而與之期曰車之生急還之而者稍富及期夫婦皆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天貧餓見搜神記 慎電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爾雅曰諄諄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壻曠火子產弗予蓋曰不用言也 鄭又將火子產 梁叟患天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刃親所驛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睨視也矧況  
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人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醒安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也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坤地中為事也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思行憂感自重兮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而寧后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于蒲城公論垣勃襲其袿及公入國垣勃黃其謀  
作亂伯楚知少以告公公會蔡伯于手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城從邑鄰伯也 勃襲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公等聞於好惡 謂初悅豎牛後以饑死始怨勃後終能生也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豎牛豈能分之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多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 是發內也 或犖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華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而與之期曰車之生急還之而者稍富及期夫婦皆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天貧餓見搜神記 慎電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爾雅曰諄諄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壻曠火子產弗予蓋曰不用言也 鄭又將火子產 梁叟患天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刃親所驛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睨視也矧況  
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人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醒安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也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坤地中為事也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思行憂感自重兮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而寧后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于蒲城公論垣勃襲其袿及公入國垣勃黃其謀  
作亂伯楚知少以告公公會蔡伯于手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城從邑鄰伯也 勃襲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公等聞於好惡 謂初悅豎牛後以饑死始怨勃後終能生也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豎牛豈能分之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多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 是發內也 或犖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華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而與之期曰車之生急還之而者稍富及期夫婦皆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天貧餓見搜神記 慎電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爾雅曰諄諄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壻曠火子產弗予蓋曰不用言也 鄭又將火子產 梁叟患天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刃親所驛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睨視也矧況  
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人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醒安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也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坤地中為事也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思行憂感自重兮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而寧后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于蒲城公論垣勃襲其袿及公入國垣勃黃其謀  
作亂伯楚知少以告公公會蔡伯于手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城從邑鄰伯也 勃襲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公等聞於好惡 謂初悅豎牛後以饑死始怨勃後終能生也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豎牛豈能分之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多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 是發內也 或犖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華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而與之期曰車之生急還之而者稍富及期夫婦皆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天貧餓見搜神記 慎電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爾雅曰諄諄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  
壻曠火子產弗予蓋曰不用言也 鄭又將火子產 梁叟患天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刃親所驛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睨視也矧況  
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人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醒安道苦我何  
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也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坤地中為事也 母綿孿曰萍已兮思自憂曰自疚 綿孿猶牽制也萍音訓刊反而書音義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思行憂感自重兮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佑仁 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

而寧后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于蒲城公論垣勃襲其袿及公入國垣勃黃其謀  
作亂伯楚知少以告公公會蔡伯于手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城從邑鄰伯也 勃襲字也事見國語 通人聞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穆子交  
公等聞於好惡 謂初悅豎牛後以饑死始怨勃後終能生也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賊剖分也言通人尚聞於好惡况豎牛豈能分之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虜擄誠而戒胡兮備諸外  
城以為外備而不知胡多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 是發內也 或犖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華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也 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而與之期曰車之生急還之而者稍富及期夫婦皆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  
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問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天貧餓見搜神記 慎電顯於

基明峻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  
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棗悅  
湯灑體言巨禱祈今蒙旄虢巨拯人  
斷爪以已為噬嚙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人  
景二慮曰管國分營或大於它辰

於相公曰相股也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  
君曰可移於國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章曰君善言三災必退三舍見呂  
氏春秋也魏顯亮曰從理兮鬼元回曰敵秦

魏顯亮曰從理兮鬼元回曰敵秦  
魏顯亮曰從理兮鬼元回曰敵秦  
魏顯亮曰從理兮鬼元回曰敵秦

父也蘭川先人治  
命余是以報也  
始曰絲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既彫而已毓  
生一名寄居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答絲封於英六餘國先焚英六獨存也

有無言而不離兮又何往而不復  
言各絲布德百七慶流後詩  
蓋遠迹曰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謂  
飛聲歟誰謂時之可謂言易逝也  
仰矯首曰遙望

分魂徹照而無疇  
徹照猶  
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積冰之磴磴兮清泉迤而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海窮人海之極有積冰  
積冰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

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玄武謂龜蛇也曲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  
殼音居也糾纏結也

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  
楚詞曰選鬼神於太陰  
怨高陽之相寓兮仙

顯頊之宅幽  
高陽氏帝顯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嬭葬焉相  
顯也寓居也仙居也音乞屬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  
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

迅颺滿其勝我兮驚翩颺而不禁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口寒門楚辭  
日颺絕垠乎寒門垠音至中反廣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軼無形也  
出右密之閭野

今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速燭龍令

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而

炬可以昭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瑤谿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

身是與飲馮般祖江於昆侖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 玉芝一名玉芝

進也本草註曰 戴勝怒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

相傳首首親反杜預注左傳楚發於... 載大雍之玉女兮召洛浦之

宓妃 詩合神靈曰大華一山上有明星玉女 成姣麗曰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媽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微 婦音財

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媽舒笑也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微 性反謂

妍嬌也程音主婦人之主眼爾雅曰婦人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癭曰遺光 的

之微謂之福郭璞注云即人之昏闇也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癭曰遺光 的

明也遺光言 獻環珉與璵璠兮申厥好曰玄苗 環珉道玉佩也白虎通曰修

光彩射也 也玄黃謂璵璠也尚書曰璵璠璵璠也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 胎音

女感於崇昔也 歌曰天地烟熅百草含嚙鳴鶴交頸雖鳩相和處子懷 胎音

春精魂回移 明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熅張揖字詁曰熅古化字也 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 實善也詩曰如何 將斃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手女

上所謂水折不繫也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伏靈龜曰負坻兮 賦謂手女

巨螭龍之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蟠紫山也爾雅曰小水曰坻謂水中 登閭

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閭風山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視焉淮南

在其西今以不 屑瑤紫曰為糗兮斟曰水曰為漿 糗也楚辭曰屑瑤紫以為糗

死水為牀也 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 抨巫咸曰上曰夢兮迺貞吉之元符 抨使也音

木東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 為敷 敷也音二曰於生八月而熟謂之中故謂之不 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

乎故居 新登也木木也言木既垂穎顧本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木三變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音也懿美 戒庶寮曰夙會兮會

恭職而並逐金也音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擘其照夜豐隆雷也軒聲也

塵也音廷列缺電也擘光也雲師隳曰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也隳音披反

辭曰使凍雨兮灑塵羲弔興而樹葩兮擾應龍曰服絡服音魚綺反爾雅曰

布周領曰葆柔曰紳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曰低昂修長也揭冠

森眾貌也屯從也其映葢兮佩綝纏曰輝煌相吹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摠而超驤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氛旄浴曰天旋

兮蜺旌飄而飛揚氛大氣也旌羽旌也浴音勇王逸撫軫軹而還睨兮心

灼藥其如湯灼音其大湯文曰申輻謂水也楚辭曰倚結軫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于春

不心其故羨上都之赫戲會何迷故而不志上郡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

左青龍而右白虎說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屬箕伯曰函風兮激溟忍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風合也

前長離而後祈星也九奏兮展洩洩曰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

樂也洩洩形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

與融同也懼樂往而哀來懼樂也逸縱也數懼也音亦又音徒反素撫弦而餘音兮大

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既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闐闐紫宮太微重星名

命王良掌策馴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閭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高貌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刺兮射蟠冢之封狼

星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搖攝提曰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

餽淚颯戾沛曰罔象兮爛漫

音于筆反颯音遠沛音曰蓋反重疾貌

踰龐頽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慕之可懷 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颺忽兮馳虛無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

文章煥曰粲爛兮美紛紜

林 而為響兮歐儒墨而為禽

歷陵之飲盞 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

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兮莫吾知而不惡

也 罔車畢星也幕幕也 獵青林天苑也 彎威弧之撥

也 刺張弓貌也 蟠冢山也 封大也 狼 昴名河圖曰蟠冢之精主為狼

星 觀壁壘也 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 北為落 南為河 東為鼓 西為磬 南為張 北為磬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 倚招

搖攝提曰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 招攝提星名也 劉音

餽淚颯戾沛曰罔象兮爛漫 餽音一 颯音遠 沛音曰蓋反 重疾貌

踰龐頽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龐音亡 孔反 頽音胡 孔反 高厲 雁音亡 孔反 厲音胡 孔反

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 涯音于 筆反 颯音遠 沛音曰蓋反 重疾貌 踰音于 筆反 頽音胡 孔反 龐音亡 孔反 厲音胡 孔反

也爲不出戶而知天下今何必遠言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願得遠度言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

欲天不可階仙夫希相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

舟言行而不遇也且詩曰汎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琴小雅言思之不能奮飛也臣

不遇於君猶不忍於貴而飛去吝惜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不遇其時而為忠者所讒故引以自可也擣松方松子也喬上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龍

回志竭來從玄謀屬大也音丘列反謀或作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

出為河間相河間王各改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為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

理視事二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

官訓詰崔瑗言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詣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圃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

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

常歎息欲終成之乃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

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敬敏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記又條

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必親天

及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賦五帝不詳三皇八官并錄又一事曰帝系又曰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

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曰更始之號建於光武

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者述多不詳與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暖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謂作渾天儀也連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像地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

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

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算遠抽

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晰音判

張衡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一

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惟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嚴授兒余之子為

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

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

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騷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

自關曰西道燼相擊左傳曰叔何云道燼相擊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

曰言不以名故其生者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

又拜郎中諸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曰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

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曰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上廣成頌曰諷諫

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為

界詩國風是曰蟋蟀山樞之八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長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難當自樂亦無其太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山有驅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外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去康貽成昭公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以不能地驅被諫言文武之道損折衷之極立曰

先王所曰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詩

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所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湯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人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

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曼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曼擊也言占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繫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中有

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巨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適值厄運元平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小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

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曰過禮數重曰皇太后體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

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曰自娛樂殆非

所曰逢迎太和禪助萬福也臣愚曰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已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

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頌鼓樂乎此百姓聞之無不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天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褫復伯於靈臺或

人嘉而稱焉鞬以藏箭箠以藏弓鞬音紀言反褫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制禮于先

包以獸皮名之曰鞬鞬音注曰鞬讀為鞬音其鞬反謂鞬閉之也此馬鄭與

鞬音注曰鞬讀為鞬音其鞬反謂鞬閉之也此馬鄭與

鞬音注曰鞬讀為鞬音其鞬反謂鞬閉之也此馬鄭與

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各設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靈氣之臺也

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大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靈

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服也也聖人以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二五曰

來越可略問且區區之艷郊猶廓七十里之園盛春秋之苗鄭周文王所都

孟子曰文王之四方七十里爾雅曰七可詠而艸樂奏驪虞韓詩曰東有圃

春色為苑夏曰圃秋曰圃冬曰圃詩曰彼茁者葭一發

天邑總風雨之會文陰陽之和和也徒觀其墘場區宇恢胎曠蕩蘋芻勿

營于南郊禮記曰南郊之壇徒觀其墘場區宇恢胎曠蕩蘋芻勿

罔窳音窳鬱鬱泱泱音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陟環瀆右

鑿三塗左概嵩嶽音嵩以廣雁口音雁策洛音洛面據

衡陰箕背王屋浸巨波差質日榮洛音榮東曰衡山多古澗地里志云澗縣衡山澗

在梁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栽栽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樂回

嶠峴錯錯音錯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嶠嶠有雜樹木有洞名大石洞山高二百丈也殷首於澗反

音鳴嶠音魚航反並高峻也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音陂

好石似玉者浮若泐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也

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芳茹

甘茶音茶曰服食為一曰草謂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詩曰葍荼如飴節亦甘也

苳其音苳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芝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苳菴菴不深捕音菴

雅云草木花初出為弄與唯通其字從唯木作從佳者誤也屬音戶難音胡凡反至于陽月

字從圭音其也葉說本作魁說文云魁黃化也廣雅曰好色也榮光也惡何也音烏

陰隱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用樂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

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鼓之動物環寰四野之飛征擊來也

反周禮職方氏章九畿揚州其區州州美夢濠州圃田青州孟諸州秦野雍州弦蒲州豫州

膠膠鄙駮諫謹子野聽魯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壽昏鳩聚也致

圍煥廓充斥川谷學單羅繹彌綸既澤皇年隆隆音浮維網也音免若也

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乘輿乃巨吉月之陽

笏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驕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

童陽朔十月朔也疏鏤謂雕鏤也周禮典服雜記曰玉路重鼓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

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把玉璫影馳羽旄飛揚貌

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

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呂摘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逢飛通周禮西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

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替鼓大鼓也音公尺徽嬺霍奕別鶩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騷音呼獲反風行雲轉匈

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

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動而鼓摻音所全反與森字同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備良野多謂除其艸萊令馬馳也左

音手救反禁邑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

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

為鳥也音綠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撞者旗之竿也音血江反曳長庚之飛鬣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

並星名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把玉璫影馳羽旄飛揚貌

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

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磴隱旬黃塵勃瀚開若霧昏反音苦蓋反音火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

為之翳昧僇狡課才勁勇程氣僇狡勇捷狗馬爭逐鷹鶴競驚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毘蹶鏃特肩脰完抵搗

介鮮散毛簇桔羽羣網聚也與音通音工犬反毘蹶野馬也蹶雅曰毘蹶野馬也

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殫窺伏仍輪發作梧轄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豫食不得瞽敵亦及也音丁外反顛額也音虛豫走也

或夷由未殊顛俱頓躓煥煥蟬蟬充衢塞隧葩華萍布不可勝計

哨後溫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歐如馬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

擗暴斥虎搏狂兇獄罽熊扶封狶爾雅曰獸山桑也音一桑反擗所也音仕雅反

覆修構踣躓枝杪標端尾蒼雌椅玄援木產盡寓屬單諫輕捷也音初

星布麗屬曹伍相依各有分局部部下有曲置魚網也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高蹈改乘回轅亦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反音苦蓋反音火宏

僇狡勇捷

馬也蹶雅曰毘蹶野馬也

敵亦及也音丁外反

爾雅曰歐如馬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

爾雅曰獸山桑也音一桑反

諫輕捷也音初

部部下

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到刺裸袒袒裼齊叔鄭許公弟入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漚湯暴虎獻于公

擗身擗獸則亦刺也音苦主反爾雅曰和楊肉也

擗暴斥虎搏狂兇獄罽熊扶封狶爾雅曰獸山桑也音一桑反擗所也音仕雅反

覆修構踣躓枝杪標端尾蒼雌椅玄援木產盡寓屬單諫輕捷也音初

星布麗屬曹伍相依各有分局部部下有曲置魚網也音增之綴別也分音扶問

高蹈改乘回轅亦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也欲與聲通語飛也音那音系洽反廣雅曰雷雨也言鳥中欲如雷之落

爾乃蘋觀

爾乃蘋觀

爾乃蘋觀

爾乃蘋觀

爾乃蘋觀

爾乃蘋觀

天潢音通也音各小人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象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導鬼也也此與河伯也句以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區徑神場詔靈係召方相驅厲疫走越祥靈係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係分賢姝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楮

帥百隸以賦疫洪範五行傳曰賦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瓜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龍三星今俗謂之木弩也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

墳羊捐首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灑川衡澤虞矢魚陳罟波灑池灑也前書音

義曰灑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編連繫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矣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用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之入水也必察於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

順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食無遺也公曰吾之遇也節音詔

茲飛宿沙田茲飛即伏

開古蠱音韻終葵湯關谷刊重冰撥蠶戶測潛鱗踵介旅飛也呂氏

春人曰荆人飲漢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晉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

子史前山側澗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關於漁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述山開蠱古合子重累公以勇晏子勸公醜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述曰捷持楫而再搏

禮記曰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蠱曰吾儀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占冶子曰吾嘗濟河龍衝左擊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自步順流九里得龍頭龍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洗突領而進以享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哭第而死也通章亦押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谷谷也川除也類音尋也介

逆獵湍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翠夔龍右提

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濟音蒲良反騰奴教及泣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鱧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奴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魚鮪於蛟鼉於是流覽徧照輝燿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嗟憂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園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效其禽也又曰車弊賦食以享祐注曰車弊車止也聖者力救反歎音七救反亦蕭條貌棲遯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巨臨乎宏池宏大也鎮巨瑤臺

純呂金堤樹巨蒲柳彼巨綠莎廣瀼沆澹錯紵繁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漶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綠也音之乃反音蒲亦柳也廣音胡廣及養音養沆於東月生於西也音蒲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蠲滅短孤摛鯨鯢罔蠲也音之乃反音涿亦柳也廣音胡廣及養音養沆於東月生於西也音蒲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然後方餘臯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

發濯歌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也音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小舟也音渠

恭反淮南子曰越無備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颺按風也音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蕭鳴兮發濯歌統何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風詞曰蕭蕭鳴兮發濯歌統何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風詞曰蕭蕭鳴兮發濯歌統何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風詞曰蕭蕭鳴兮發濯歌統何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魚出楚淮... 名也湘... 水禽鴻

鵠為鴛鴦... 也兩雅曰鴛鴦... 白鷗也鴛鴦屬

也兩雅曰鴛鴦... 生卵而孕... 也甚小好沒水中... 魚也

鮛樂我純德... 鮛似鮓而... 魚也鮛音膏... 大雅曰王在靈沼... 然猶

詠歌於伶... 以上書之於... 書之於方... 禮記曰天子... 豆曰為賓... 然後麗牲... 班禽於賜... 羣師疊伍... 伯枝千重

山豐常滿... 文禮記曰... 禮記曰天子... 豆曰為賓... 然後麗牲... 班禽於賜... 羣師疊伍... 伯枝千重

酒正案隊... 禮記曰天子... 豆曰為賓... 然後麗牲... 班禽於賜... 羣師疊伍... 伯枝千重

既將鼓駭... 既蓋也流... 駭既字作... 陽阿禮記... 駭冠子曰... 駭洞底伏... 氏之始陰... 鏗鏗鏗鏗... 於農郊大... 衢與百姓... 樂之

而人享西... 來向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斯固帝王... 之齊酌景... 伐也吾欲... 其君而晏... 子也仲尼... 聞之曰起... 於斿組之... 間

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樂虞之佃

也與與闇昧不親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

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其禁人察羣吏之理采

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臨晉縣北左傳

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禮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司馬贊桀俊選察洋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賦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

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翠雅音義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矚鼎俎耳

聽康衢管傅說於宵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

大車曉視也音所解反漂祖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野

賦也說布曰管叔放伊尹於康衢中輻而歌傾履傳之代管仲入梁於傅說之野高宗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納雋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王母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

帝時雋僥氏來貢沒羽西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

參神施於昊乾邈特達而無儔煥魏魏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

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大錫自禮樂既闕北轅反

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充反伊闕城頌奏忤郤氏滯於東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幼歸融集云時兄位子在東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參融道兄子喪自幼而

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帝意欲仕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構部出為

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魯宗延光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郭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於北宮大將軍梁商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臣先吏士埋根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斯養爲衆所蚩終曰一言克定從要上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卽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從楚立安兵救趙事見史記斷卷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分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竅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爲晉西戎北狄始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二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免竟徙朔方自刺不死得救還復拜議

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鼙鼓素好吹笛達生任性

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諫書記表奏七言樂歌對策遺令凡

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艸奏李固

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明客於隴陽時易屯

卦初九曰繫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孔子曰聖王不可終曰奢樂恣

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概死者以其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

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少情薄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

案也

傳第五十一上合後漢書六十一上



